



散發自信的光芒——姚金祥學長專訪



撰稿：蔡家卉 採訪：蔡家卉、朱柏瑞

在前往外交部的路上，回想起三月中開始與北美司聯繫訪談相關事宜，而與我接洽的正好也是外交系的學姐。學姐說司長公務繁忙，未必能夠受訪，當時的我擔心與司長的訪談會因為時間因素而無法進行，錯失一次與外交人員對談、聆聽前輩分享經驗的機會。直到確定了採訪日期，我的心情才從原本的擔心轉為期待。

踏進外交部，雖然不是第一次拜訪這裡，但想到我所在的是掌管我國外交政策的重地，訪問的是畢業三十年的系友：北美司司長——姚金祥學長，心情還是有些興奮又緊張，也不斷地思忖著司長究竟會是什麼樣的人。幸好，學長在一見面就給予我和柏瑞大大的笑容和歡迎，同時也關心著外交系的近況，讓我們放鬆了不少。

外交緣

談起和外交系的緣分，學長說，因為當時的考試制度與現在大不相同，以分數為導向，所以高中時期選擇社會組的學長在成績出爐、加權計算國文、英文分數後，已大概知道自己可以進入哪些學校，而他的第一志願，是政大新聞系。因為當時剛解除報禁不久，新聞系成為許多學子的首選志願，非常熱門，學長也不例外，將新聞系設定為自己的理想。雖然未被新聞系錄取而來到了外交系，但他說，即使轉系容易，一旦來到一個系所後，其實也就不會想離開。

回憶起在大學的修課，學長說道外交系的課程不單單只是語言方面的精實，還有統計、經濟等多元的課程。他也提到，外交系所培養的能力中，語言能力是最重要的，學長更特別強調，中英文同等重要。在外交部服務，許多事情的溝通、傳遞皆是透過公文的撰寫，因此中文表達能力對一位外交人員而言是不可或缺的；英文的重要性則彰顯於與外國的互動、交流。而在政大諸多課程之中，朱堅章老師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陳皎眉老師的心理學是影響最深，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。因為對歷史充滿興趣，加上認為心理學是門實用的學問，所以即使教授不點名，學長也總是提起幹勁，甚至提早到教室上課。「會花比較多時間念相關的書。」是他認為這兩門課帶給他的影響。

憶起少時

但學長的大學生活不只有讀書，更多的是社團活動。他高中時便開始玩音樂，更說道：「我認為跟念書一樣重要的事情是玩樂團。」當我知道學長在大學加入吉他社、組樂團時其實心裡受到一些衝擊，打破了我對外交人員在學生時期總是較安靜、書卷氣較重的既定印象。學長說，當時吉他社中已有一個「學長團」，主唱正是今日知名音樂人：陳子鴻，他也積極地想組成自己的樂團，只是要找到合適的主唱人選真的很困難。有一次，學長在宿舍路過一間房間，聽到自彈自唱吉他的樂聲，便上前敲門，詢問他是否有擔任主唱、共組樂團的意願。而當時被學長「相中」的樂團主唱便是已故歌手，也是他的同學：張雨生。樂團組成後的生活有甘有苦，學長將多數的時間運用在練團上，偶爾

去工業技術學院（今臺灣科技大學）公演，在四維堂的表演當然也不能缺席，更曾得到金旋獎的肯定。聽完學長的分享，我也不禁反思：現在還是大學生的我，是否也像學長一樣了解什麼是自己所喜歡的？是否也一樣努力過生活，創造在三十年後回想起來仍會滿是懷念的回憶呢？

每每和系友、前輩交談、訪問，我總是會好奇現在的他們在回顧自己大學生活時，是否有任何的遺憾或後悔？聽到這個問題，學長並沒有思考太久便說道，因為個性的緣故，不太會感到後悔或遺憾。但他說，如果時間可以重來，想要在大學這個時間較充裕、顧慮也較少的階段，談一場刻骨銘心的戀愛。另外，和班上同學有更多的互動也是學長希望在大學時能夠做到的事，因為重心多放在社團、打工和家教，雖然仍有幾位摯友，但與班上同學的互動較少。學長也感慨高中時期因為住校，與班上同學的感情深厚，到了大學就鮮少有如此的友誼。

振翅飛翔

學長的大學生活過得多采多姿，同時也不忘規劃自己的未來。學長畢業前同時考上了預官和研究所，當時的他選擇先進入軍營。而在結束軍旅生活之後，他並未直接念研究所或準備特考，而是先踏入社會尋找工作，想嘗試作為一位外交系畢業的學生，是否有不同的道路可做選擇。無奈當時臺灣的經濟情況不佳，不容易找到工作，在此同時學長也決定要仔細思考是否要準備外交特考。當年六月，他下定決心為特考衝刺，開始研讀考科，並在同年九月通過考試，但在受訓前，學長又選擇先修讀研究所充實自己，完成研究所學業後再回到外交部。聽到這裡，我想起先前採訪的吳東明學長所說的，他的同學們既會玩又會念書，我想，坐在眼前的學長就是標準的例子吧！

學長說，受訓期間的工作帶他很大的成就感，也喜歡這份工作所以留在外交部服務，然而有許多同期進入外交部受訓的同仁，因為不同的因素而離開，而他認為，並不是外交系的學生就適合擔任外交官。外交官的生活並非表面看起來的光鮮亮麗，背後的家人、小孩都有不為人知的辛苦，會受到不同的正負面影響，不管是小孩的適應能力或是家人的支持都是考驗和挑戰。回歸到自己，學長認為想要擔任外交官，需要具備以下的特質。首先，外交官勢必會碰到許多社交場合或參加不同活動，與各式各樣的人建立聯繫關係，和大學時期參加的學生舞會相像，要在不熟悉的場合與互不相識的人往來，這對個性較內向的人而言可能會是很大的痛苦。除此之外，外交人員常需要獨自一人完成一件事情，一個人搭飛機、一個人完成任務，學長表示，過程其實很孤單，同時還要為上級的壓力、不同的政治打壓而煩惱，且努力未必有成果，因此強大的抗壓性是必備特質，不能輕易被擊倒。最後，要堅持自己的目標，並承受所接收到的目標任務。從學長的分享可以了解，外交工作並不像多數人所認為的，只要偶爾在社交場合與外國聯繫關係如此輕鬆，相反的，外交工作長時間處在高壓狀態，尤其國際環境變化快速，無法預料下一刻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。儘

管工作充滿挑戰，學長卻未曾想過放棄，他說自己在工作中培養了很高的抗壓性，加上自己較樂觀也有自信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不曾有過放棄的念頭，在外交界，一待就是二十五年。

外交甘苦談

學長也與我們分享了兩段外交工作經驗。在擔任北美司政治事務科科長時，同時也是陳前總統的傳譯。因為擔任此職位的外交人員多曾派駐華府，以學長為例，他前後曾在駐美代表處服務數年，較了解英文溝通上合宜的用字遣詞，因此北美司政治事務科科長便等同於總統的英文傳譯人員。學長坦言，擔任總統傳譯的壓力不小，因為不是科班出身，外交系的課程亦沒有相關的訓練，因此對翻譯領域較不熟悉，但又背負著為總統雙向翻譯的責任，不管是公開演講或是大大小小的公眾場合，都需要他的協助，再加上總統的演說有臨時加稿的可能，十分考驗學長的臨場反應。雖然擔任傳譯帶給學長不少壓力，但同時也有不少收穫，激發了他短期記憶及隨機應變的潛能。

另外，他也分享在回臺擔任北美司司長前的職務：駐西雅圖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總領事，與先前的駐美經驗不同，因為過往在政治組工作，只需專職負責政治組的業務，但派駐西雅圖時，政務、領務、僑務及商務都是學長的職務範圍，更須兼顧領導統御辦事處的運作。駐外期間，除了辦事處的工作外，更要處理許多對外關係。由於政治地位的問題，我國駐外機構常受到對岸的打壓，或許是透過告誡美國州長、官員不可與臺灣走得太近，抑或是告訴相關人員不可通過與臺灣相關的決議文等，當面臨這些情況發生時，就是需要外交人員突破困境的時刻。除此之外，對岸的打壓也或多或少對在美國的僑胞產生影響，尤其是 1949 年代到美國的僑胞，近幾年我國政黨輪替，對岸常利用政治立場的分裂挑起臺灣人民之間的矛盾，進而引起僑社是否掛起國旗等認同問題。

瞬息萬變——美中臺關係

我們除了想了解駐外人員的工作甘苦談，也向學長請教了他對現今美中關係的看法。學長說道，現在的美中關係與兩年前的情況有很大的差異。從前，美國希望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，使中國也接受現行體系的規範。然而兩年後，美國國內輿論開始視中國為競爭對手，認為中國開始挑戰美國所創建的國際秩序，因此轉變立場，希望節制中國介入國際體系。這樣的環境對臺灣而言是一大機會和挑戰。機會在於，我們能與主要的安全提供者：美國有更多的接觸；挑戰則在於，我們應如何追求最大利益並得到外界的信任，而不管是機會或挑戰，都是外交部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，強化臺美夥伴關係並克服挑戰。現在，北美司所關注的已不只是政治、經貿議題，更多的是婦權、人道救援、反恐、公共衛生等，工作範圍擴大，也須借助其他相關部會的協助，以持續促進臺美關係。

影響臺美關係的另一項因素，是假新聞。學長分享，國際社會上出現了一個新詞彙：複合式攻擊，意指除了傳統的攻擊外，也包含了新型態的攻擊，假新聞便是其中一種，現在已有部分國家採用，而這對擁有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而言傷害非常大。面對這樣的新型態攻擊，我國選擇與美國合作，對抗假新聞帶來的威脅。

而最近，常在新聞上看見報導，認為如今的臺美關係是歷年來最好的，我們也很好奇學長對類似新聞有什麼看法。他認為，不論是什麼政黨，皆認為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是重要的，因此，只要臺美雙方關係升溫，就會出現相關的新聞。最後，學長也提到，我們與美國維繫良好關係，並非以聯合美國對抗中國為目的，只是希望能夠自保；相對地，在與美國互動時，我們也向美國保證會審慎處理兩岸關係的議題。

許外交一個夢

訪問邁入尾聲，學長想勉勵以報考外交特考為志向的學弟妹，現在的特考已不像過往限制相關科系才能報考，許多在國外就業、念書的學生、社會人士亦能參加考試，競爭更加激烈。「要凸顯自己是念外交的」是他認為外交系學弟妹要共同努力的方向。學長也很歡迎學弟妹進入外交領域，他分享道，外交工作比起一般處理重複業務的工作更有成就感，也鼓勵我們到外交部實習，從中多了解外交部的工作內容及運作。

最後，學長對將在明年邁入九十週年的外交系表達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認為雖然畢業系友對學系的發展有些許影響，但最重要的仍是加強、充實自我，以吸引更多的年輕學子，也期許外交系能夠發展得更好。從學長的話語間，我感受到了他對外交系以及學弟妹的期待與期許。

為時一小時的訪談，讓我最難忘的，是學長的談吐與眼神，從他身上，我看見外界對外交人員的負面評價，而是一位充滿自信，對外交工作滿懷熱忱且對未來、後輩懷抱希望的外交官。而在離開外交部後，「要凸顯自己是念外交的」這句話不停在我腦海中縈繞著，或許現在的我尚未找到能夠凸顯自己是外交系學生的方法，但我相信總有一天，會找到答案的。